

文学大师，传世经典，名列《亚洲周刊》评选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第四十二位
马英九、齐邦媛、南方朔、朱西宁、陈映真、张大春、蔡诗萍、王德威、施战军、兴安 推荐

狂风沙^下

司马中原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狂风沙^①

司马中原 著

狂风沙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狂风沙 / 司马中原著.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447-2063-2

I. ①狂… II. ①司…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7531 号

原书名: 狂风沙

作者: 司马中原

本书中文简体版由风云时代出版社经光磊国际版权经纪有限公司授权

北京鹏飞一力图书有限公司在全球 (不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地区) 独家出版、发行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狂风沙

作 者 司马中原

策 划  念念文化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刘玉浦 印超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北京旺都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40

字 数 80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书 号 ISBN 978-7-5447-2063-2

定 价 64.00 元 (上、下册)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十五

在北地卷腾着的风暴，并没能及时摇撼到四十里大荒中间古老的万家楼。多少年来，一切天外的变动和北洋军各系间的倾轧和纷争，在万家一族人眼里都是无关痛痒的，最多在茶楼酒肆间像说故事般地转述一番，兴起一阵歎歎和慨叹，然后，那些事便化成远去的轻烟，被人们逐渐遗忘了。

追本溯源，万家一族人的心理，是两种因素融合后逐渐造成的：在久远的日子，万家七位高祖在世时，虽然虏廷已然入主中原，他们弃官归野，就训勉万家子侄，永世不做虏臣，不受虏禄，私心仍奉亡明为正朔，所以代代衍传，都养成冷眼观外世、一心务稼穡的风尚；及至虏廷倾覆后，北地为北洋各系纷纷割据，攻城夺地，图利争权，更使族人们冷了心肠，直认为凡是官府衙门总占三分霸道七分混账，那些北洋将军色厉内荏，不敢过分压逼荒湖荡里这块硬石头，所以当北地遍野哀鸿、民不聊生的年月，力求自保的万家楼成了唯一的世外桃源……

万家七个房族里，凡是年岁大些的，都还抱紧了万金标老爷子曾经说过的话头——不管他官里的哪派哪系挂什么羊头，咱们是一概不听他的！只要他不找着咱们催捐派税、动刀动枪，咱们绝不多事，天下滔滔，咱们管不了；但在万家地面上，即算是针尖大的小事，咱们也该手摸良心，弄得他一清二楚，黑白分明！

就这样，只求自保的心理牢不可破地套在族人头上，比孙行者戴的紧箍箍还紧上三分！即使是万家年轻一辈人，也很少有人见过外事，踏出这一角荒天，总以为四十里荒湖不见血，就算是万家的太平年景。假如就据此论断万家楼自私，那倒也不尽然。北地闹大荒，万家放过急赈；北地闹流民，万家也收容过饥病的人群；在万老爷子父子主事这些年里，万家庇护过不少的江湖豪士和被北洋官府压逼的良民。只有一点是万氏族人不自知的——他们总抱着处身世外的心情。

而这一回，关八爷给他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难题。

从万梁铺退出来的小牯爷把关八爷的意思传扬出去，万家楼的各街各巷，凡是人们群聚的地方，就纷纷地起了议论。不错，关八爷本人和他领着的六合帮，曾在万家楼危急的当口伸过援手，豪气慑人。话又说回来，当初万老爷在世，对他关东山何尝无恩？

关八爷舍生忘死管外事，正跟万家的祖训背着走，万家明里不便说，暗里总怨关八这汉子太痴太傻。至少在万家楼这块地方，关八爷的名头没有在天外那样响，也不

至高得使人人仰望。在这儿唯一使人仰望的不是关八爷，却是高高耸起的，顶着苍穹、负着流云的宗祠的楼顶。

议论挂在人嘴上。族人们在谈起犹疑事时，都习惯地踱进茶馆去，占他几张方方的八仙桌，泡他一盏浓浓的盏儿茶，叼着烟，抱起腿，各占一方，各抒己见：话头儿说得顺时就眉飞色舞；话头儿别扭起来，就拍桌子打板凳，抬上一场大杠。靠近宗祠边，正当高楼的楼影下面，石板巷里有座窄门面鼓肚子的尚家茶楼，是万家这些爱谈闲的族人们群集最盛的地方，在那儿，议论是够多的了。

靠近西边窗口的一张方桌上，挤了五六个人，因恐偏西的日头晒脸，窗外撑起一面遮阴的芦棚。宗祠高楼的楼影，正倒立在窗口不远的阳光下面，从窗间浮游出去的叶子烟和水烟的雾雾，缕缕流过楼影，仿佛是一阵暗色的飞沙似的。有几只看来异常奇幻的鸽子的影子，在楼影上踱动，透过屋中的熙攘，恍惚还能听见它们刷翅的声音。

“老二房说话，总像有意跟关八爷作对似的，依我看，八爷那种人，绝不是轻易拖咱们下水的人，若就这样批断人家，我万小喜儿是不心服的！”一个戴瓜皮帽儿、修长白净的后生说，“板牙叔，你讲句良心话，盐市上千上万的人就要叫送上砧板了，就是他关八爷不来，咱们难道就忍心坐视吗？”

“这……这话很难讲得。”大板牙勾着头，一味玩弄着茶盏盖儿，不断使上唇包裹他那排永远也包不住的大牙，朝里面吸着口水，“你呢，在族里算是个晚辈，当家做主的事儿又没你的份，用得你焦心这些？牯爷也只把意思传到，连他也没擅拿主意，是非黑白，横直宗祠里各房好聚议，朝东朝西，由大伙儿决定就罢了。你究竟年事轻，不懂事，这样说话，不是得罪老二房吗？你说是不是呢，尚老板？”他转朝对面斑顶的胖子说。

“嘿嘿，”茶楼的主人笑了笑，不疼不痒的一句话，把大板牙的话顶回去了，“这是万家的事，我们外姓人，自然更方便说话了。”

“关八是副天生漂泊的命，”大板牙捏着烟杆朝里装烟，“专门惹麻烦。他为人怎样，咱们姑且不论，单就上回来说，珍爷亲把茵英姑奶奶终身许托给他，当时只要他有个‘允’字，如今岂不是万家的姑太爷！至少也不至于说动盐市称兵，逼至枯树林血斗，弄出这许多事故来。他当初顽石不点头，气病了茵英姑奶奶，撸了万家的脸面，如今弄了一屁股臭屎，竟要咱们来措……这一点，我自信批断得没错。”

“小喜儿，你当着我的面贬驳老二房，我也不怪你，”老二房的万树抱着膝头开腔了，“但你总得说出个理来！我这人可不是乱说话的，我说他关八有意弄权术来挟制万家楼，绝不是无的放矢。你想想，盐市就是求援，尽可捎函送信来，用不着关八他借着土匪的势迫着咱们。如今业爷尸骨未寒，宗祠的两廊下又躺下十多具尸首，这些死在土匪手里的人命账，难道跟他无关？”

“要咱们拉枪援盐市，跟孙传芳分庭抗礼，这事万万冒失不得。”老四房的万歪眼儿是以怕事闻名的，说话时也缩着头，仿佛怕天上飞下一块砖来砸着似的，“咱

们上有老的，下有小的，不能跟只身闯荡的关八爷相比。他玩命玩惯了，掉下头不过碗大的疤；咱们犯不上开罪北洋军，拉到盐市去顶枪子儿……再说，南方革命军像什么样儿，有谁见着来？”

“你们全是畏葸不前的人，”万小喜儿的喉咙大了，“畏葸不前也还罢了，最不该扯出些歪理来糟蹋关八爷。不错，他半生闯荡江湖，顶枪玩命，他带伤来求万家楼拉枪援盐市，可曾有一毫私心？依你们说，他借着土匪挟制万家楼，既然他有这种存心，他何不直卷万家楼？反而遣走了那帮人枪，独留在这儿？”

在周遭喧哗的空气里，这张桌面上的气氛却在一片寂静中凝结起来。很显然的，万小喜儿的话把另几个激恼了。茶楼的尚四看出这种僵局，抽腿走开去招呼另外的茶客去了。

“我……我说，小喜儿，”万歪眼儿一生气，两眼更歪得厉害，“你一心要揍关八爷他的粗腿，你尽管揍去，又没人拦着你可不是？人各有志，志各不同。亏得枪队不是你领，族主不是你当，你总不能强着旁人去盐市送死！你好好的损什么人？”

“这全是推诿话，我听了真不受用。”万小喜儿说，“我强着你们这些畏葸鬼上阵，一个个翘着屁股挨枪，真还怕丢了姓万的人呢！我先把话说在这儿，假如宗祠聚议没结果，我一个人也去盐市，甭让天下人看着万家楼全是脊梁朝天的软货！”

“你说话可得要有个分寸，”万树两眼有些发赤说，“小喜儿，我该拎着你两耳告诉你，你这样说话是目无尊长。你说他关八怎样怎样，你可知他为何要留在万家楼？”

“我的大叔，我刚刚就在问你呀！”

万树嘿嘿地迸出两声冷笑，一脸不屑的神情，“你若真心平气和地问我，我早就该跟你说了。关八这种行径，不要说老二房看不下，忍不得，我敢说，凡是姓万的都该觉得羞辱。他是跟万梁家的寡妇万小娘有那么一腿，他竟在万家七房族的眼前姘上那个风尘出身的女人。你想想，这可不是把咱们姓万的放在他脚底下任意搓揉践踏吗？咱们不管她当初出身是怎么贱法儿，她既跟万梁来到万家楼，她就是万家的人，你小喜儿也不能不认她是你的寡婶！关八姘你寡婶，你倒反揍他的粗腿，你还有脸在这儿责难人，这种事，也只你小喜子一个人干得出来。因为年纪太轻，也许还不懂得知羞！”

万小喜儿听着这番话，干瞪两眼说不出话来，仿佛被人劈头一棍打昏了一样。他眼里亮着的世界忽然变青变黑了，只有万树那张阴沉绷紧的脸孔在当面扩大着，旋转着，使人自觉晕眩。这之前，他从没听人说过关八爷半个不是，他不能相信这是事实。尽管万家楼街坊上一些长舌的妇人们恒常在背后议论着寡婶万小娘，说她当初在盐市卖笑为生的故事，说她那种人绝难熬得寂寞寡居的日子。他始终觉得在寡婶郁郁的双眉间，紧锁着一种鲜为人知的伤心的往事，她绝非是寻常的娼女，万家楼无知的愚妇们解不得她身后的凄凉……

“这……这全是谎……话。”他颓丧地说。

“嗯，”万歪眼儿自管摇晃着扁平的脑袋，“我说万树，你这话委实说得有些离谱，连我也不敢相信了。咱们的族规你是知道的：但凡寡妇在宗祠立誓不嫁，若再与人相奸，就是一个‘死’字，你无凭无据讲这话，可不是闹着玩的！”

“好了，好了，我万树的话不可听，你们就站到街头巷尾听听去。”万树那张脸始终阴着冷着，“谁不知关八当初在北徐州坐大牢时，就跟万小娘有首尾了！说不定业爷的命案，姓关的还脱不了关系呢！”

“我明白了，”万小喜儿推开长凳说，“这里头一定有人恶意中伤，先造谣言污了关八爷的名头，栽倒了关八爷，你们就不用拉枪去援盐市了！但则关八爷如今只是个带伤的人，要栽他，明明白白地栽他也很容易，偏生没有那种胆子，却用这种卑鄙的手段，这种行径是瞒不过明眼人的。就算牯爷相信这个，在沙河口还有珍爷跟茵英姑奶奶没死呢！”

万小喜儿说完话，径自扔了两个子儿茶钱在桌上，穿过嘈杂的人群和烟雾，掀开竹帘走出去了。人在屋里坐久了，又带着几分闷气，乍走进阳光里，就觉得半下午的太阳有些白灼灼地照眼，他停住脚步定了定神，才转脸朝正街那边走过去。石板铺成的小巷很深很窄，两边全是砖砌的高墙。万小喜儿一面走，一面低头盘算着，想着业爷蹊跷的死因，想着万树传出的污蔑关八爷的种种谣言，越想越觉得在万家楼一般人所看不见的暗角里，正有一个魅影站立着，就像阳光勾描出的高楼的楼影一般巨大，它一步一步地朝人逼过来，几乎把人压得透不过气来了……

我万小喜儿，一个长房的晚辈，在万家楼不算什么，连在宗祠里讲句话的资格都没有。就能在街坊上讲句公道话，也是人微言轻，飘飘荡荡像根鹅毛似的没斤两。明知有人图陷关八爷，我能怎样呢？

万小喜儿的脚步慢下来了。

假如没人出头辨是非分黑白，任由人诬陷，她万小娘跟关八爷就是一匹白布也禁不住人言污染的。万家的族里的习俗是野蛮的，早年就有过活例——被人们指为通奸的外姓人和万家的寡妇，叫族人拖出来，浑身剥得精赤着，使一层薄被单裹着，抬放在门板上游街，然后割下男的脑袋塞在女的两腿间，把她钉了手足，将门板停在西边的土地庙前，任人去看通奸者的下场……没有人理会她的呻吟，没有人投给她饭食饮水，让她就那样死去，让狗拖她，让鸟食她的尸体，直到血肉化尽，变成一具白骨嶙嶙的骷髅。

万小喜儿回想着多年前的情境，浑身不由棱棱地打起寒噤来。接着，他脑子里浮起更多幼小时日曾经听过的传言。那些传言都化成了一些颜彩浓烈得近乎阴惨的画面，在眼前的空幻中闪动着：被鞭打的裸体，被钉在门板上随水漂流的女尸，在一片器骂和啐责中鸣锣开道的声音，高喊着奸夫淫妇的名字，引动了一层层滚动的人头……

也许他们不敢这样明目张胆地栽诬正直的关八爷，但他们足可对付万小娘那样的

弱女子。陷在万家楼疗伤的关八爷即使有三头六臂，怕也救不得她了！

午后的窄巷没有行人，太阳光从背后来，斜射在两面高墙上，那一系列纵错的古砖压着古砖，灰苍苍的色调充满霉意，仿佛朝中间挤迫过来，压着自己的一条瘦影，在一片沉寂里，脚步踏过横铺的石板，便迸起一声声奇幻的步声，咚咚地回响着。

他忽然想起远在沙河口的珍爷兄妹来，眼前便掠起一道希望的光；尽管珍爷生性孱弱，但他总是个明白事理的人。在万家楼，他是仅有的长辈之一，丢下一句话来自有它的分量；茵英姑奶奶更是爽性人，只消有她出面袒着，就不会有人敢枉指万小娘，加给她莫须有的罪名了。

“我何不备上牲口，走一趟沙河口呢？”他心里嘀咕着，“虽说是荒天凹野，路程曲折些儿，拉直了算，这儿到沙河口也不过十八里地，傍晚起脚，明早五更天也就到了。春末走夜路，露冷风凉的，正长精神……”

他终于走出了窄巷，一点儿也没留意到在他背后，正有个鬼祟的人影，蹑着脚跟踪着他。他走出窄巷，深深地吸了口气，暂把满脑子纷繁收拾起来。现在，他觉得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拐回家去备起牲口，立即到沙河口去见珍爷。

但在尚家茶楼里，那些议长论短的人们，并没有谁留心人群中多了谁或是少了谁。烟雾和茶盏上升起的热雾在梁间袅绕着，他们谈着业爷离奇的死，谈着枪队中被羊角镇那拨人击毙的十多条人命，谈着不知是谁传出来的关八爷和万小娘之间的奸情……群情就像是狂风推卷的疾浪，那浪头一旦涌起来就很难阻住了。

“援盐市关咱们屁事？他关八只是借着这个名目来万家楼罢了，他火拼掉朱四判官，收了那拨土匪是何存心？还不是想走黑道，趁势抓枪？”

“无论当初他怎样助过万家楼，咱们姓万的可也没薄待他——茵英姑奶奶人品貌相，哪儿不配他关八？他摘了万家的脸面，反转过头来姘万家的寡妇，他这是存心辱人！”

“牯爷该替咱们做个主，问他关八爷一声——这十来条人命该怎么办？那拨土匪既是关八的人，他就该一肩承担。”有一条嗓子高过前几条嗓子吼着，那是老二房的万振全，“去宗祠的廊下听听一堆苦主的哀哭吧！咱们还援什么盐市？咱们该先找关八替族里的死者偿命！”

“甬嚷甬嚷，”大板牙伸着颈子，伸手指着矮石墙外的广场说，“那可不是牯爷来了？”

喧哗的声音沉落了，好几个人从茶楼里挑帘子走出来，就见小牯爷骑着马，带着几个护从，急急匆匆地从正街转到方场上来了。

自从率着万家楼枪队在旱泓西吃了瘪，小牯爷本人就很少露过脸，单是老二房那一支，就怨他该轻易放过小蝎儿，十几条人命闹在那儿，苦主们全都号啕着，要牯爷替他们做主。而枪队上有人禀告他，在万家楼南边荒野上涌来了大批的难民。

看样子，他们是从荒野上回来，马匹经过疾驰，马毛上有着一绺绺的汗渍，马蹄

马腹全都染着灰尘和沙粒，显出困顿的神情。牯爷骑马到方场上，瞧见矮石墙那边的尚家茶楼门前群集着的人群，便一抖缰绳，催马靠近矮石墙，隔墙发话说：“快集枪銃，先把栅门卡紧吧，盐市北边来的难民太多，乱哄哄的一片，分不出贤愚，不能听任他们入圩岗。另得分队下乡去，到田上去护青庄稼，着人分别收缴他们的零星枪支……他们既到万家地面上，就不能滋事……”

“牯爷，您光忙着外事，祠堂里躺着的死人怎办？”万振全手捺着矮墙说，“羊角镇那批凶神虽走了，他们的头儿关八还在万家楼，好歹总得有个交代。”

“先料理难民要紧，”小牯爷说，“要是听任他们作践农田，秋粮甭想再收了。这些难民只是第一批，不把他们手里的零星枪銃收掉，日后越聚越多，饥饿起来，他们真能开枪——其他各事，稍后再谈。”

“我说，牯爷您可别忙着走，”万振全喊说，“关八要咱们拉枪集銃，抛下万家楼去援盐市，听说您答应他等召各房族集议再说，如今该是时候了！”

小牯爷手抓着马缰绳，迟迟疑疑地说：“不错，只不过……总要等着珍爷他从沙河口赶回来才好，要不然，我着实担不起独断的担子。”

“那……倒没什么！”大板牙伸着细颈子插口说，“该怎样，就怎样，横直凡事都有族中公议，有担子大伙儿分担，不差一个珍爷。珍爷不在，老七房还有旁人呢。我以为，这事不能再耽搁了，明早就得开祠堂门，找各房族议事，再晚，大伙儿就都等不得了！”

“对，”有很多嗓子附和着，“这事不能再耽搁了！咱们得给关八一个交代，他也得给咱们一个交代。”

小牯爷露出一副勉为其难的样子，缓缓地点头说：“既这样，日后珍爷就是有话说，也是罪不在我……我总不能逆着大伙的意思。如今先赶夜忙着安顿难民，明儿大早，响钟开祠堂门就是了！”

说完话，他一领缰绳兜转马头。当他背朝着人群时，他嘴角两边漾起一缕刻毒的笑意——不错，这一切正如他预先所安排的样子。

他就要这样不动声色地把关八铲掉——至少得让他报复不了自己。他抬头瞧瞧西边的天色，日头正斜斜下沉，业已到黄昏时分了。

黄昏的天色落在沙河口野烟处处的旷野上，野烟融进天顶的霞云里，那光景很够凄凉。太阳落进西天的卧云背后去，卧云像彩带般地横悬在宽而旷的运盐河上游的远处。那透过云层的夕照，呈现出一片朦胧幽暗的淡紫色的柔光，沉沉铺贴在这块斜斜展布的凹野上，仿佛在光中渗有无数细微的雾粒，在无风的大气里凝止。

沙河在默默地流着，无波无浪地流着，淡得几乎没有颜色的极高的天空，总覆着河面的流水，把一些缓缓变化的霞云的影子投落在河中。

有无数难民歇在沙河旁的白沙平滩上，散散落落的人影一直牵进远处的苍茫；一

只牛在一堆火边哞哞地叫着，一群狗在湿沙上追逐着，微茫中响着婴孩的啼号。烟柱一条条地伸向天空，在高空结成如云的顶盖。那些野炊洞口腾跳起来的火焰在这里那里摇闪着，各自映红一小块空间，映亮一些人脸、一些情境、一些低垂的眼眉。

在一处火堆边，几只绳捆的箱笼、几副扁担挽着的满盛杂物的竹筐箩、几只行李卷儿和一些零散的小包袱当中，歪斜横倒地躺靠着十多个人，一个皱脸的老头儿像虾米似的驼着腰，蹲在他自己赤裸的脚跟上，不声不响地吸着叶子烟。逐渐转暗的暮色从四面八方拢过来，从他微微眯着的眼瞳里挤着压着他，使他原本瘦小蜷曲的身体更像是若有若无的幻影。亮在旷野的红火在他生着黑痣的眉毛上跳着，烟头上的红火更不时映着他松弛脸孔上桃核似的皱纹。他用掉了牙的瘪嘴咬着烟袋嘴儿，大口地吧着烟，弄出特特的声响，口涎从不关风的嘴角流出来，顺着烟袋嘴儿朝下滴，使他不得不时时歇下来，使短褂的衣摆擦抹着那些口涎。当他那样扭动肩膀时，才觉得麻木的肩胛上有着被扁担磨压的酸痛。

“到底是老了，”他喟叹着说，“骨头硬了！熬不得变故，经不得风霜……了！”

“金老爹，您有六十了吧？”说话的是个卷起裤管、背着竹笠的年轻农民，有一条较粗的盘满虬筋的小腿，说话时，有一种愚拙的味道，“真亏您还能挑得这么重的担子，走得整天的路。”

“你说什么？……噢，你说我六十？”老头儿耳朵有些不太灵便，“我大儿子要是不早夭，今年也快傍六十啦，我今年整七十九，整七……十……九了。”他重复地说着。每提到他自己的年纪，他就有一种空洞的感觉——整七十九了，是的，整七十九了！他确曾活过这数字所显示的年月，但那里面所含的是些什么呢？

他一动不动地蹲坐在他自己的脚跟上，吧着烟，周围推推涌涌的暮色像要把人吞噬似的扑向他，往昔的岁月仿佛也就像这个色调、这个容貌，黑滔滔地汹涌着，像梦中的一河恶水。他并不怕面对这些，只觉得有些憎恶，也不是憎恶着自己贫困饥寒的日子，而是憎恶着贫困饥寒之外的那些不该有的风涛带给人的苦楚，他诅咒过这种魔性的、硬套在人头上的命运……

他不是个糊糊涂涂的、过一天了一日的人，当旁人问及他们的年纪时，也得掐着指头反复推算几遭。他不会忘记他活过的日子，他背得熟那些用天干地支代示的年月，更不会忘记每过一年，在他的年数里添上那一年……七十九，七十九，没想竟会恍恍惚惚地活过七十九年了——他吧着烟，不用抬眼，也看得见沉沉的烟雾飘过他的眼眉，无数黑糊糊的日子，也像烟似的飘过去了！

烟似的，他已经懒得去回忆那许多属于自己的日子，总觉那像是一张刻着桃符的木板，印出来的，一张一张都是那个模式。加上季节的变化，也不过是春耕夏作、秋收冬藏。有些比较清晰的记忆并不是他存心想记的，比如某年的太岁方位、几牛耕田、几龙治水，某年闹过早，某年闹过涝，某年闹过蝗灾，等等的，他只是抱着一个农民的呆板习惯的心性，依着年岁推移直觉背诵出来罢了。

尽管远去如烟的日子那样单调刻板，但他总满意把这一生刻进那个模式里，虽然有些混沌，可也有一份微醺。从混沌里捞起一把可记的事来，就像是一抹红彩，衬滌那张桃符的笔触……那年娶老伴儿进门，自己才十七岁，爹典了二亩地张罗那场喜事。新娘进门前后，自己竟像活在一场大雾里，觉得喜气就是那种嘴上说不出、心头痒蠕蠕的那种朦胧。在灯下看新房，从床帐被褥到衣柜箱笼，全新得那么堂皇，那么耀眼，望在眼里，脚步就仿佛飘起来，像踏在软云上。他偷偷地关上门，自个儿摸这样，摸那样，绸被面儿和新缎袍，都柔滑得使人心跳。坐着，躺着，或是绕室徘徊着，浓郁的新鲜的油漆香，总会把人牵领到明天的梦里去……

从喜日起始，自己头一遭怀有过一生完整的梦，媳妇、两亩好沙地、一头膘壮的牛、一群黧黑得像泥蛋似的儿女；他该拥有这些，这梦想是由她带来的。掀开她凤冠前的璎珞，在深夜烛光前端详她时，他就用眼神说出那种梦想了……她进门不久就有了喜，他乐得就像点下一块庄稼，并且看着它出土一样。第一个男孩出世时，是飘着瑞雪的隆冬，他骑着驴，顶风冒雪走了七里地，去邻村塾馆里央请老塾师取个学名儿。老塾师架起玳瑁边的老花眼镜儿，摊开红纸帖儿，笔头把人眼牵得滴溜打转，就是不肯朝下落，忽然抬头望着飘漾飘漾的雪花，吟唱说：“瑞……雪主丰年，嗯，孩子就叫金瑞雪吧。”

瑞雪，瑞雪，好一个瑞雪！怀揣着老塾师写妥的红纸帖儿赶回去，就像怀揣一炉炭火似的，浑身上下不打一处发热，竟忘记棉衣全叫雪水浸湿了……瑞雪生后第二年，日子顺得像张帆的船，一年两季大丰收，充实了家家的仓廩，说买田嘛，还不够，买条牛该是富富有余的了！谁知那年加了税负，三下五除二，余下的只够买条瘦牛罢了。

若说一生里真正可记的，总共也就只这么一把了，惟其有过这些，更显得失落的伤心……如今蜷缩在这块凹野上，游丝般的恍惚的思绪随着烟雾飘升，心里有些被硬烙上去的记忆的伤痕，仿佛重新迸裂开来，发出阵阵的隐痛。

也就在几天前，整个村子被江防军纵火焚了，两三里外见红光，火蝗虫在人头上纷纷飞舞着，多少年轻人的美梦，都像当年的自己一样，化成一场烟云。

诅咒着兵燹吧，诅咒也是徒然的；日子像磨盘似的旋着转着过，自己亲历的这一甲子有零的岁月，已不知经过多少遭了！兵燹夺去了瑞雪的命，灾荒埋葬了老妻，苛捐逼得人典田卖地，土匪牵走了那头牛，到如今，逃与不逃都像是无关紧要了。

但满眼初经大难的年轻人，奶孩子的妇道，为何仍要受这种煎熬？苍天难道是打了盹？闭上眼不看这恶毒毒的腾怨的人间……

“喝碗稀汤吧，金老爹。”年轻的庄稼汉说，“我点了几亩麦，颗粒还带着浆，就叫江防军芟倒了！我们村子靠近盐市西的大渡口，大片秋禾全叫江防军逼着砍尽了，怕秋庄稼长起来，容易中伏。他们不单扫光了秋稼，还推墙倒屋，夷平了整个村子，村上没逃得及的汉子，全叫抓了夫，日夜扎长梯，拼木筏，打算仰扑高堆，抢占樊家渡呢！”

老头儿默默地听着。“我吃不下什么。”他说，“我心里饱胀胀的。”

“老爹，我愁着朝后的日子怎么活呢。”庄稼人的憔悴的妻子说，“两个孩子都在病着，不用说瞧看了，连饥都顾不得他……”她的喉咙有些哽咽。

“人嘛，”老头儿郁郁沉沉的，“活着总得……要受煎熬的。有人问我说：‘老爹，您这一大把年纪了，还挑着担子逃避兵灾吗？’……我就跟他说：‘我不甘心在这种乱世，乖乖地自个儿爬进……棺材！我要大睁两眼看着，看着老天再睁眼，从地上收走这些魔星！’”

“人逃到沙河口来，不会饿死的。”黑里有平静的男人的声音说，“这儿是万家楼老七房珍爷家的产业，听说珍爷正在田庄上……往年这儿常有外地饥民来拾麦度荒，珍爷照例都拨粮赈济的。”

“咳，”庄稼人的妻子用感恩的声音念佛说，“宁在饥上得一口，不在饱上得一斗。急难中能得人赈济一口粮，也能活得人命啊！”

天已经沉黑下来了，已残的炊洞中的余火更显得殷红，没有腾跳的火焰的炭块，只映得出丈许方圆的一块空间，逃难的人们彼此偎得更紧了。有人拎着木桶去河边汲水，河上已摇晃着稀疏的星影，偶有孩子的惊哭声从一群一簇的人群间迸起，旋即被做母亲的用温寂的眠歌拍落，变成魔着般的嚤吟和抽搐。去万家田庄的人还没有回来，有些人在疲困中蜷卧在火边睡了，有些还在谈说着，互述各村遭江防军蹂躏的情形。

也有人谈说着近日子里江防军跟盐市双方的攻扑，说江防军的马队曾两度扑占洋桥口，毁掉桥北端的砖堡。保卫团的统领阵亡了，守洋桥的盐市的枪队也损失不少人，等铁扇子汤六刮领着大群单刀手围堵上去，双方一夜拉大锯，马队里只回去一些散缰的空鞍马……在小渡口，江防军两攻不利，仍然扑不进那些险要的谷道；在樊家渡，盐市扼守的人枪不足，危象环生，只怕很难久守。

不知是谁提起关八爷来，引起一阵谜样的猜度和烟样的叹息。

“天保佑他吧，”一个老妇人拍着地面，哑声地呼号说，“关八爷就是三头六臂吧，也保盐市守得住吗？可怜盐市一破，坝上死伤不说，江防军为了要出怨气，不知要枉杀北地多少人呢！”

“天佑不若……人佑。”金老头儿挪了挪身子，“假如年轻力壮，能抡得刀叉棍棒的，都学着关八爷那样，舍死忘生地起来打北洋，我不信江防军能逞得凶，施得横！连孙传芳也作兴睡不穩他的大烟铺呢！”

“老爹说得对！”年轻庄稼汉错着牙说，“我真恨不得立时抡根扁担去砸扁那些龟孙！”

“只要人人有这个心就行，也用不着胡急乱来。”另一条嗓子说，“你等着吧，我敢说日内北地各乡村就会有鸣锣聚众、拉枪赴援的，咱们顺着大流回头，一道儿去拼江防军才有力量。俗说：一根筷子易折，一把筷子难折。正是这个道理。”

谁还待说什么，斜坡顶端的远处却亮出了好几盏马灯来。

“天已入黑一会儿了，万家田庄上还有谁拎着灯下野湖？”庄稼汉的妻子把手招在眉上，眯眼望着说。

“也许是庄丁出来巡更吧？”金老头说。他的一锅烟早就吸空了，还一口一口认真地吧着，“我是人老眼花了，只隐约瞧见灯火亮，光刺刺的一片，可分不清有几盏啦。”

马灯光朝前蠕动着，越来越近了。

“是万家楼的珍爷一路施粮来了，万家的小姑奶奶也在车上。”从田庄里奔回来的人走过河滩，一路叫说，“除了粮，还有整车烙妥的干面饼呢！”

“咱们逃难来，可真累惨了珍爷，”另一个说，“他中晌就放车下野湖，业已忙累了老半天了！”

在饥饿、疲倦、悲愁中的人群一听着这消息，立即骚动起来，有好些人欢叫着，舞动未熄的火棒子，迎着珍爷和他背后的粮车。棒头散进的火星在黑夜里开花，象征着他们舞动着希望。……但更为突兀的事情，却在珍爷兄妹进入河滩上成千难民群中时发生了，因为在南边不远的盐河南岸——最多相隔里许的地方，一粒枪弹在夜空中掠起一道红弧，紧接着，人们便都能清晰地听见密集的枪声。略有有经验的人一听，就能判断出那是大规模的枪战，因为没有几百杆枪，造不出那种气势，幸好枪声起在河的南岸，有一条水满的大河阻隔，才使大伙儿没慌乱成一团。

即使这样，文弱的珍爷却白了脸，一面吩咐骑牲口的庄丁们分头到沿河各处去探听消息，看河南岸究竟是起了什么样的变故，一面强打精神，站在车辕上朝难民群喊说：“我是万家楼七房的万世珍，这是我带着病的妹妹茵英。……这回说动盐市举枪抗北洋的关东山关……八爷，跟我算是至交。如今江防军压境，扑不下盐市，反侵扰各地乡庄，累得诸位乡亲友好抛家撇产投到敝庄来，无论诸位跟在下见过面没见过面，不是村邻也都是地邻。人说，急难不分家，我不能让诸位在沙河口受委屈，田庄上仓里有粮，我开仓，地里有庄稼，我分堆。要饱齐饱，要饿齐挨。……万家楼因我那长房主事的兄弟世业遭人暗算刚倒下头，族事一时乱着乏人理，没能及时拉枪援盐市，我相信，早晚我们就会拉枪……”

珍爷一时情急，当众说出业爷的死讯，手扶着车辕的万茵英就像突然受到雷击一样地呆怔住了，但她并没晕倒，只觉得有些心慌眼黑，喉间漾漾地作恶心。她咽回了一口血痰。她是慧黠的人，立即就想到珍爷为什么把业爷的死讯瞒过她。她不能再把自己的病体当成他的累赘。不错，保爷业爷兄弟跟自己情逾骨肉，一个温厚儒雅，一个正直善良，都不该遭这样的下场。业爷这样惨遭横死，令人想来倍觉痛伤；但适才她听过旷野上许多逃难妇人的哭诉，那些死在江防军刀尖上的她们的亲人，哪一个不朴拙？哪一个不善良？正由于盐市这场动乱的风暴，才使她觉得有道巨浪打在她身上。她甘心承受这些，因为这世界曾是关东山独立肩承过的，她活着一天，她愿意为他尽力分担。

当珍爷说完话，自觉失言望着她时，她装作没留心听他说什么，伸出手去抚摸着

一个靠在她身边的农妇怀中婴儿的脸颊。她笑着背转脸对着珍爷，使汗帕点去眼角的热泪。

“烦请诸位暂行坐地，我好着人按口数分粮分饼。”珍爷说，“南边枪响，不知起什么变故，听枪音，像在早先北地盐船常时寄泊的琵琶湾附近，离脚下还远。……假如江防军扰河北，我劝诸位明早退进敝庄去，结合人枪，力求自保，总能挡他一阵。”

“珍爷请放心，咱们决意不再逃了！”

“咱们只要有棍棒，宁愿死拼！”

“跟珍爷回，”骑牲口的庄丁一路奔来报说，“枪战是在琵琶湾，那儿昨夜来了大批运盐船，江防军不知怎样得着消息，从三河岸那一线抽调小胡子那旅里的一营人，扑过来截盐，船上押盐的汉子集起近百条枪，叠起盐包来跟他们接上了火。他们怕挺不住，失了盐，业已差人过河来向咱们求援来了。”

“人呢？”珍爷说。

“人是步行，等歇怕就要到了。”庄丁说，“一共来了三个人，其中一个渡河时带了枪伤。”

珍爷捻着他随身佩戴的那支三膛匣枪的黑丝线编结的枪穗儿，局促地望着妹妹。自打生出娘胎，他从没真正地弄过枪打过火，他常年佩枪，只是万家楼年轻长辈们多年来的习惯，防身的意义还不及装饰的意义重。他满心明白处在这种辰光，一个有血性的汉子应该怎样。但他总觉自己在这方面是个一无所长的人——除了挺身上去挨枪，他不知怎样号令、怎样守、怎样攻，他甚至不会使用匣枪。这并不能表示他如何懦弱，因他只是这样的人——枪一响就分不清东西南北的书生。

“你觉得我该怎样，茵英？”

“你不能退缩。”万茵英望着他。她完全明白他的彷徨，她的眼是湿的，眼光里有着无限深的爱意。她不能不对他这样说：“在万家楼，您是长辈里最年长的人；在沙河口，您是庄主，无论如何，你非出头做主不可！”

“那，也只有这一条路了！”珍爷咬着牙，紧拧着枪穗儿说，“茵英，你病成这样，我这做哥哥的，没能好生为你延医疗疾，反而累你为我……我说茵英，这回我拉枪护这拨盐，径去盐市，若是不幸碰上枪，不必为我料理后事；若是活着进盐市，我要找着关东山，跟他死在一起，算是跟他……相交一场，殊途同归了！”

文弱的珍爷说出这种慷慨的话来，不但万茵英扑向他，忍不住一腔悲酸，泣不成声，凡是周围听着的，也都扑簌簌地流滚出如雨的热泪。但珍爷只是默默地挺身站立着，反手轻抚着妹妹的柔发，连一句安慰的言语也说不出。他那样挺身站立着，忽然觉得久久以来困抑着他的那种压力、那份痛苦，已经从他的两肩上卸脱了，只因为他决意去做明明该做而迟迟不做的事情。一霎前，他仍是惊于枪声的弱者，如今他却成了勇士。

他站立着，在他远祖所传的属于他的基业上，他内心变得澄明，冷静，坦然无忧。遥远的星光和眼前的灯火照着他，他的影子正像穆然耸立的宗祠的高楼一样，他豁然领悟到豪士关东山为何能赴汤蹈火坦若平阳，为何敢以一肩独承天下之忧……只要有义胆仁怀，任谁都踏得进那个世界。

“珍爷，盐船上差来求援的人来了。”

有人举起马灯，灯光照在那三个浑身湿淋淋的汉子的身上，中间那人大张双臂，担在两边两个汉子的肩上，人矮下去一大截，软软的两腿在白沙的平滩上一路拖着。他的伤在右肩窝下方，子弹也许是射穿了肺叶，血不从伤口淌，反而从嘴里倒溢出来，血水带着黏性的泡沫，全黏在衣领上。

“先帮他们把受伤的抬上牛车，送回庄里去吧。”珍爷说，又转朝那两个人说，“盐市被围不止一天了，运盐船为何还冒险朝下放？总局难道不怕开罪防军？还如数朝下拨盐？”

“咱们是包运的，老爷。”一个说，“不能因盐市开火，咱们就封了船，空碗底儿朝天，总局只要拨盐，咱们就敢运。盐是湖西万民少不得的，缺盐如缺粮，咱们没想到防军硬来截它。……您听这枪声响得多急，咱们人枪少，又窝集在湾洼子里展不开，够危急的。”

“我们马上拉枪过去，”万茵英扶在珍爷的肩上，缓缓地喘息着，“你们先骑庄上的牲口去报信吧。”

珍爷一行人起更时分回庄，立即就把田庄上的人枪集齐了。难民群里，也有人在各处响锣聚众，喊起年轻力壮的，带着枪铳刀矛，跟沙河口的庄丁汇在一道儿，拉去琵琶湾赴援。

二更天，这一支新拉起的枪铳队在珍爷的率领下，到达盐河北岸，甚至连珍爷也没有梦想过，他竟会在一个更次里拉起这么多的人来！黑里他也弄不清有多少人、多少枪支跟着他走，只觉得人喊马嘶，遍野都是人。

到达盐河岸后，他们引葵秆为火把，照亮了数里长的河面，锣声、鼓声，螺角的鸣声，愤怒的呼喊声，完全掩盖了河南岸的枪声……运盐船朝东起行，那一营江防军也朝东撤退了，这支枪铳队也越过沙河，顺着盐河北岸朝盐市卷过来。

第二天下午，他们到达盐市北岸时，一共有了七千多人，因为一路旷野的难民闻到人声和鼓角，随手抓起一宗棍棒，就都跟着回头了。他们不能算是枪队铳队，他们只是一群喷着怒火的不愿再逃难的难民。

这些人像滚雪球般地滚在一起，沿着运盐河北岸的高堆，西自大渡口，东到小渡口，扎下了十里连营。他们的队伍还在像春草怒茁般地不断长大……

他们替后背薄弱的盐市把牢了后门。

也就在珍爷初拉枪的初更天，骑着一匹瞎了右眼的小毛驴儿赶夜路的万小喜儿，

却在半路上遇到了鬼。

十九岁的万小喜儿在当半桩小厮时，就在万梁管事的盐槽儿里帮忙打杂，万梁看待他像看待儿子，他跟万梁也极投缘。盐槽儿里常有零星散腿儿靠车过夜，那些北地来的倥偬们爱谈鬼怪，就像他们爱吃大葱一样。丢两张厚草席在叠得高高的盐包上，在黑糊糊昏蒙蒙的壁洞灯下面，几个人靠墙半躺着，吸着发霉的大粉包烟卷儿，或是各揣一只装白酒的锡壶在怀里焐着，就津津有味地谈起鬼来了。……自己当初夹在里面听鬼话的兴头，远不及吃零食的兴头高。那些倥偬谈到兴高采烈时，往往一反平素吝啬的习惯，显得分外豪气，他们会直着喉咙喊说：“小喜儿，央你买盘熏烧、捆蹄、一包五香蚕豆，外带一碟盐水豆儿！”秋天他们也叫买过大螃蟹，冬天他们爱吃喷香的兔肉。……就那么听着听着的，听鬼话也把人听上了瘾。

好些年里，他曾听脸孔不同的盐泉们讲过无数的鬼话，有些是轻佻的，有些是怪异的，有些是极端恐怖的，他即使不去专心记忆那些故事，可是，当他自己身在某种真实情境中时，有一些合乎那种情景的鬼故事，就会自然而然地回到他的脑海里来，并且活化成某种鲜活的形象。

现在，他是骑着一匹瞎了一只眼的毛驴赶夜路，那么，他想起来的，也正是一些赶夜路遇鬼的传说了。他备妥牲口离开万家楼时，正是太阳甩西的时刻，那时他一心只想到去沙河口见了叔祖珍爷，怎样跟他稟事，也怎样吐吐他都在心里很久的委屈。

万梁叔死后，经珍爷保举，业爷拔擢他在盐槽里当管事，继承了万梁叔的位置。若论一把算盘一杆秤，万家楼还没有比他更纯熟的人，他是在槽儿里多年磨炼出来的。若论辈分年纪，万家叔辈可真是太多太多，从拖白胡子的老头到三岁娃儿都有。长房主事时，从不论这些，辈分高低只在“礼”上比，不在“事”上论，谁有能耐干什么，谁就干什么。而老二房里多的是酸葡萄，不论对长房、对晚辈，都是明讽暗咒，尤独在业爷死后，除了小牯爷一个老长辈，老二房的那些爪牙们更摆出一股得势忘形的嘴脸，令人难以忍受。这回造谣中伤关八爷，明眼人就该看得出，全是老二房那支房族里的阴谋，自己一时猜不透它的真正用意，若是说给明事理、通人情的叔祖珍爷听，他也许能洞烛老二房那些奸人的肺腑……

开初他虽没想到鬼，但等日头沉落下去、四野昏暗时，他赶着毛驴越过五岔路、翻过红草坡时，眼看着昏烟四合的坡脊上绵延的坟顶儿，心里就有些起毛了。……万家楼东南角，是四十里荒湖荡儿中顶荒凉的地方，万家一族不知有多少代的坟茔，全都从葬在红草坡朝南的地段上。这些万姓的鬼魂都还不太可怖，因为传说里的家鬼虽会显魂作祟，终不会害到本家子孙头上；怕就怕在再过去一段地，却埋葬着一干当初跟随土匪总瓢把子铁头李士坤攻扑万家楼时凶死的土匪们，那些传说中犯金凶过铁器、断头缺腿拖胳膊的家伙，阎罗王拒收，地藏王不管，长年飘荡的冤鬼游魂，那才真是又恶人又怕煞人呢！

万小喜儿，我说你这个夯货……万小喜儿一面大声地呼着赶驴哨儿，嘤儿，嘤儿，

嘟嘟，嗬儿嘟，想用他自己的声音替自己聊壮胆子，一面却暗自责骂自己道：你早不走，晚不走，为何偏赶着黄昏日落时起脚，正在三更半夜鬼出坟的时刻经过那个倒霉的恶鬼窝来？

埋怨是没有用的，天黑得怕人，月亮不知在哪儿，几粒隔着高雾的疏星光眨眼，也昏昏蒙蒙的，照不亮什么。倒霉的星，说它照不亮什么，它偏就照得出一座座荒坟的影廓，总之，自己越怕看见荒坟野冢狐仙屋，它愈把那些玩意送到人眼上来。眼珠朝东转，东边也是坟，眼珠朝西转，西边也是墓。一股逼人的鬼气，全都化成冷露寒风，浸着你，吹着你，使那森森冷冷的感觉一直钻进人骨缝里去，不但毛发朝上竖，连骨头也都有些酥软了。

回头吧，万小喜儿……

鞭着毛驴儿夹奔儿跑，不一会儿就望得见万家楼里的灯火了！明儿大清早再从原路过，去沙河口见叔祖也不算晚呀！何必打着牙颤硬充人熊，硬着头皮去斗鬼窝里的那帮恶鬼来？

许许多多这样的声音，在万小喜儿的心里翻滚着，一阵风劈面兜过来，他真想拎转缰绳，打着毛驴儿朝回跑了，但那阵风也把他从浑噩中吹得清醒些。在一霎清醒之中，他想起自己衷心敬仰的关八爷和善待自己的小婶儿，他们正被可怕的谣言捆绑着，那谣言比传说里的鬼魂更可怕得多。老二房的那些可恶的小爪儿们，像万树、万振全那帮人，满脑子歹毒的邪主意，即算他关八爷再有声威，再有能为吧，好汉怕癞汉，癞汉怕邪皮，他一个疗伤的人，随时都可能遭人下暗手整掉性命……他就念念有词地用自语怂恿自己说：“万小喜儿，你不是当年在盐槽儿里打杂的小厮了。听鬼话两腿不敢悬在黑里，怕小鬼伸出冰凉的鬼爪儿掐你小腿肚儿；走黑巷总缩着脖子，怕大鬼伸着头朝你后颈上吹气。你如今业已十九岁了，放着正事不办，怕走黑路就回头，那算得什么？”

这么一路走，一路自言自语地怂恿着，宽慰着，倒也又走下一截不短的路来。不过这种宽慰过久了，药性散了，又慢慢地不灵光了，嘴里尽管念念有词像念咒语一般，心里却想的是各种恐怖的、怪异的鬼故事，耳朵里却尽听着枭鸟的号哭、红狐的啾鸣，以及风吹草动的声音……心神一恍惚，人又昏昏沉沉地陷进恐怖中去了。

传说说的什么来？……有一个高颧骨、厚嘴唇，脸上有几粒稀麻子的盐泉讲过，人走到乱冢堆里，野鬼迷住人的故事。说野鬼迷人，总先绕着那人打一圈儿轻烟似的鬼旋风，然后扯过两处风头打一个死疙瘩，那人就像被装在鼠笼里的老鼠，不到鸡鸣五更天，是走不出那个迷阵的了。……

另一个看起来从不会乱扯谎的老头儿，硬说他曾有三次被鬼迷过。他讲起被鬼迷的情形，用一种像被扼住脖子样的恐怖的哑声，说他就觉一阵鬼风，像鞭抽的陀螺绕着他那么一转，他就陷身在上不见星辰、下不见草木的黑雾里，人到哪儿，雾到哪儿，休说伸手不见五指，就是鼻子撞在墓碑上，也看不见墓碑的影子。